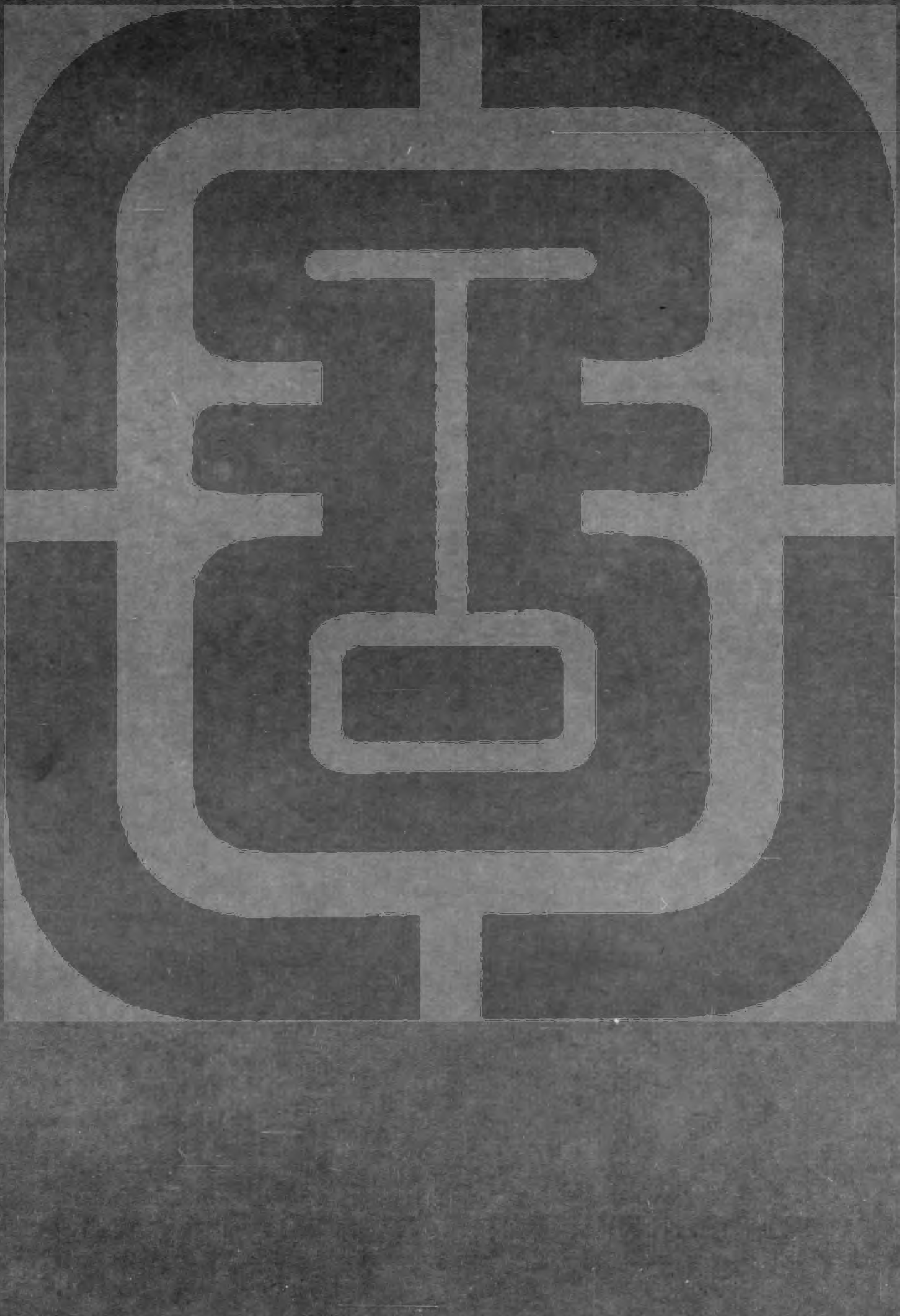
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黄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文華

洪武六年開文華堂于禁中以爲儲材地

詔擇鄉貢舉人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

選河南第一人張唯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端張翀皆擢編修蕭韶爲秘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又明日山東第三人王璉等見　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任敬馬亮陳敏皆擢編修賜予亦如之受　命入

堂讀書詔贊善大夫宋濂正字桂彥良等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
暇輙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禄日給酒饌每
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金
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間詢及肄業
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儁才請録爲弟
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文選成均之
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
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制彼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光
云

文淵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其英俊者俾就
文淵閣進學乃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
士楊相王訓王直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章朴
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

洪順段民楊勉章敞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
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
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
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
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
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
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
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
籍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
於己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
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
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部月給膏燭幷鈔工部
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縉領其事數召至便殿問以經
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
之校尉俻騶從人莫不歆其榮艷
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棨等多對誦如流者
上甚喜之多所獎賚恒顧群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

親近縉嘗以鍾山龍蟠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
一口
上問捕蛇者說汝器即朗誦于前甚奇其才王訓以
大江送金陵賦進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而王英王直尤為
儕輩所推讓蓋是時庶吉士隸本院者尚多如孫子
良涂順李昌祺蕭省身江銕張宗璉旧忠等無慮數
十人皆不得與選後
上親征巡狩雖有庶吉士之選如甲申例則而
車駕不及親涖焉

宣廟末年銳意儲才自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
擇其尤者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癸丑丙辰
諸進士發各衙門觀政或奉使出外　詔追還選之
皆入文淵閣進學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
仍　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東閣

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并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
命進學于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筆命內
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公署一如永
樂初科故事然

車駕未嘗親涖教也五年亦選庶吉士暨首甲孫賢
等十八人遂遵正統時例矣

公署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内閣奏請學
士等官二員教習本院仍行戸部給燈油錢兵部撥
皂隷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禄
給酒飯内閣按月考試候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
并各衙門職事自是庶吉士教習與文華堂文淵閣
時舊規不同其所撥給循故事耳今宜依
祖宗時入禁中侍　燕閒承　顧問上以儲材蓄德
爲教則下亦必涵養進修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
德賛輔有攸賴焉若不得已就外教習領其事者宜
奏請專使校讎中秘書日令有所撰述暇則演習經
筵講章日夕與討論古今商確經史同異得失且究
竟名理歸諸身心以行誼相砥礪務得其實以爲
國家用若其學業高下宜默成之其或求見邀名則
斥而退之勿收匪人以招物議則非惟育材有成效
抑亦光昭
祖訓也苟舍大綱先末藝以詩文記誦爲學而道德
政事則忽棄焉揆受之際既近於學究而乃設會簿

稽勤惰雖嚴聲厲色以督責之亦淺之乎其待士矣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具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以為去留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甚或謝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稱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最可笑也弘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歷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其流弊一至於此又聞之前輩云天順甲申庶吉士次年相率入內閣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賢昔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有計禮者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即又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又數月授南京刑部主事禮之言雖近不恭然不可謂無稽者觀此則教法不克復舊久矣

考選

考選庶吉士始自洪武乙丑迨永樂初益重其事大率每科必選

宣宗時合三科進士親試之正統丙辰
英廟親選庶吉士于文華殿取蕭鎡等十二人己未
以後罷之至戊辰始純選北方及蜀士為庶吉士被
選者萬安等二十人不親試也自是其事付内閣例
取平日所為詩文或繙閱試卷兼採名實禮部會同
吏部試以古文暨詩合式者改送吏部讀書是景泰辛
未選吳匯等二十五人甲戌選丘濬等十八人皆兼
選南北士天順庚辰三月
上御文華殿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
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

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
時者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因應之曰
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柰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命如前令内閣會
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甚
多也是日考選取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
元禎得與焉天順甲申選李東陽等十八人自是皆
兼選南北士成化丙戌選林瀚等二十四人己丑選
費誾等十五人戊戌選梁儲等二十八人丁未選程
楷等三十人弘治癸丑選顧清等二十人是科清等

已發各司觀政後乃得　旨取自各司考選丙辰選顧潛等二十人壬戌選胡煜等二十人乙丑選崔銑等三十人正德辛未選許成名等三十三人丁丑選汪佃等三十四人辛巳選廖道南等二十四人

教書

洪武中宋濂永樂初解縉皆常領庶吉士特與之講究爾未嘗抗顏爲師也

宣宗時親教庶吉士考其文藝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顓命詹事兼侍講學士劉鉉祭酒王詢教書自後以爲例

考藝

永樂中召試庶吉士文藝多入內殿

宣宗嘗御文華殿召諸庶吉士試以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　親第其高下以鄭建爲首賜寶鈔首錠餘有差蓋仍永樂之舊也正統元年簡諸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時蕭鎡以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又乃得召至與焉召試文華殿取鎡爲首王鑑次之凡二十五人云

齋宮

宣德五年三月徵庶吉士三十人分隷近侍諸衙門

如洪武乙丑之制次日引入齊宮
御試止用八人仍擇進士有文望者預試命題出取
士何以得真才論吳節爲首范理第二皆
上所親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餘有
差楊寧等詔歸鄉讀書至九年乃命選二十八人入
翰林焉其在六科爲庶吉士者自廖莊而下多名士
正統後庶吉士止隸翰林然考藝出於
當宁者罕矣

奇童

大明會典凡各處舉到幼童奏 旨送本院讀書習
字月給米食內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奏請擢用其
願科舉出身者聽按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者
始自正統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及楊一清自
楚舉薦李東陽自順天薦
英皇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
龍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東陽云
龍顏端拱位天地于兩間
上首肯之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畫者有司以奇童
薦
憲宗召見之嘉歎命入翰林充秀才讀中秘書

恩蔭

天順元年右都御史耿九疇子裕爲給事中建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檢討九疇尋坐事裕亦出爲泗州判官正德中大學士焦方劉宇改其子焦黄中劉仁嘉靖中席書爲禮部尚書改其弟春孫交爲戶部尚書改長子元俱爲修撰編修等官

添設

洪武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秩從八品以儒士錢仲恭張庸爲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添說始此

舉官

正統元年奏准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以上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一員從吏部推舉除授不職者并坐舉主

諸科

正統十四年詔各處儒士照永樂間事例送本院嚴加考試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葉盛曰永樂中清江俞行之以文學舉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筝道皆不知所謂真能精一藝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如復諸科考藝觀德付諸翰林可也

考貢

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諫官有言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俾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故有此命也會典曰凡考試歲貢生員禮部奏請出題本部官赴内閣領題試筆送卷本院官批定去取送部奏請施行嘗閱編修張元禎考校精覈歲貢上疏入格者時服其公云

校職

會典云凡考試願就教職舉人監生吏部奏請出題本部官赴内閣領題試畢送卷本院官批定中否送部奏請施行又云凡各處儒學訓導九年考滿吏部出題考試初場四書本經義各一道二場策論各一道印封文卷送内閣委本院官批定去處送部奏請施行

汰吏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命本院官會同禮部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别高下送吏部以次録用其後不知何時遂廢永樂中有　詔汰在京儲司冗官左賛善

陳完署春坊事即濡筆書其當留其當去衆服其明决然此後亦不聞焉會典云天順八年奏准吏部都察院會同内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行在外布按二司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又云宣德七年勅吏員三考滿當授官者吏部通引於内府會同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出題面比類試其文義粗曉行移得當書體不謬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俱不可取者放回爲民當差可晉

雜記云東閣爲翰林官會揖處一日各部堂上官會考三考吏來集閣下諸同寅遂聯步而出周修撰旋

不允七年四月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懇乞終制許之時内閣大學士劉吉起復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之書云陳升之起復爲相制曰閔子絰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即戎前志譏變禮之用嗚呼升之果何人哉自羅倫之疏傳下而先王制禮之議始嚴矣

外補

洪武六年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改太平府學教授七年編修張翀入對乞外改南陽府學教授[illegible]中編修李禎改高州府學教授陳景著改福州府學

教授楨以廻避景著以養母俱乞外而景著得任原籍廢後作起復爲司業辦起復爲御史貞暨景著未久卒於任

英宗時始擇文學之臣出任憲司提督學政正統元年修撰王鈺自致仕起用擢江西僉事提督學校未幾檢討陳璲亦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自是本院官乞外者援以爲例成化中侍讀焦芳編修敖山弘治中編修蘇葵檢討李遜學劉瑞正德中編修余本檢討盛端明張邦奇皆然歷俸稍深則擢副使若葵則以事忤權貴而去若學士王鏊贈之詩曰嚴生久厭承

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原潔與編修馬何亦黒以華語譯其語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諧音既成刋行之譯字官隸本院盖始於此二人蒙古產也永樂中

上選大學生年少者習四夷諸番字諸生多不欲輙生謗議

上怒將罪之學士楊榮力救得免遂命榮掌之榮訓勵得宜自是帖服卒皆有成有官至五品六品者會典云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

分八舘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選官民子弟委官爲教師本院學士稽考課程仍內閣委官提督弘治初奏准科目出身四品以上官二員提督其官生公會按月從本院印給仍繳送稽考及食糧授職從吏禮二部奏會同內閣出題考試中否仍從該部奏請施行凡四夷館習譯監生子弟舊例月支米一石會官考試一年通習者與冠帶全不通者黜退正統元年奏定考中一等者冠帶爲譯字官又一年再考中授職弘治三年奏准子弟不許別圖出身三年後考中食糧月給米一石又三年考中冠帶爲譯字官三年考中授序班職事初試不中者許再試三試不中者黜爲民監生初入舘照坐監例食糧三年考中食糧一石家小糧仍舊又三年考中授從八品職事三試不中者送回本監別用其曾習業者非精通譯字不准應試八年奏准子弟有願習學業者考送順天府應試按自後提督官例用太常寺卿及少卿而景泰天順間譯字官多有取進士者甲申庶吉士劉淳自譯字官發身後爲中書舍人陞吏部員外郎云

召試

洪武初南昌縣學訓導朱善以學行聞本府上其名詔擢爲教授八年命天下教職曾被薦擢者赴京師上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教授馮嚴考最除左贊善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侍講學士三十年六月召試行人司副陳性善行人陳成擢檢討他如傅藻金渙睢稼唐肅等擢應奉孫賁等擢典籍皆起自州縣庶寮成祖入繼大統聞桐城知縣胡儼有文學召試之稱上旨改除檢討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官制

國初乙巳年五月己亥設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

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三年八月己卯增設檢閱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設大學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其後簡用聖旨自上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革除年間更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侍書陞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閱改孔目為典籍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等官

永樂初皆復舊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尋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陞至學士及詹事府諸職洪熙元年以輔導任重加陞至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自後因之或止以侍讀等官入預閣事其入閣者雖登穹秩凡厥事公移止稱翰林院焉永樂七年以順天府為北京本院扈從者稱行在翰林院後定北京為　京師遂革行在之稱既建今衙門遂以舊署之在留都者為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設學士一員掌之遇有員缺從內閣推舉其後侍講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設孔目一人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設焉

官銜

凡列銜學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勳曰修正庶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曰協正庶尹侍讀侍講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修撰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編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檢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事郎五經博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典簿從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佐郎侍書正九品初授將仕

郎陞授登仕郎待詔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凡給授之時本院行吏部該司開報奏聞每僉押奏啓止書職名以品級爲次序惟纂修及進呈書冊籍試録等始書散官勳階凡書必繫于職名之下者以所職乃

宸翰國史示有尊也若以他職兼本院官則否

職掌

學士之職凡贊闡皇猷敷敭人文論思獻納修纂

制誥書翰等事無所不掌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之職凡遇

上習讀經史則侍左右以備顧問[illegible]以從侍講學士之職凡遇鶴禁講究經史亦如之侍讀侍講視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凡遇左右侍其職亦如之五經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典簿之職掌四庫書籍守扃鑰以伺　明命侍書之職明習六書之法凡遇

上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詔之職凡遇

上宣問文議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閲凡史事俾專掌焉孔目以首領爲職掌言語趍走會計籍書

之事粵自吳元年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惟侍從儒學之臣最重必如所謂明仁義禮樂通今古亂治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始可以處之故洪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者咸知自重若遽謂官雖有與名其實無與職諰諰焉而有出位之圖殊失所以肇建官之意也若乃國史不別置院者嘗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丘濬曰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筆之吳澂謂內史爲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命學士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然則

聖祖命官之意正與成周媲隆非徒遠過唐宋而已

詹事

洪武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　儲極與藩王此

東宮輔導之始也後乃設輔導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贊善

爲賛善大夫設賛讀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　儲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於是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設左右二春坊又設司經局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四年七月丁未改院爲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屬官通事舍人二人從九品改錄事亦爲從九品其堂上官與本院官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府統之南京詹事府今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盖詹之爲義省也給也省給太子之家詹事之職於內外衆務無所不掌必詹事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賛之通事舍人掌通謁賓賛禁令之事主簿掌勾稽錄事傳遞云

春坊

洪武初置春坊以爲　儲宮輔導侍從之臣官無定員十五年四月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

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同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從八品左司諫二人從九品右春坊同亦與本院互兼職事盖二坊之設猶館閣也大學士綜勸學輔德文翰記註之事庶子掌宮中并諸藩之適子及支庶版籍行則負璽護駕拜則左右扶掖之諭德掌侍從贊諭中允掌侍從禮儀較正啓奏并監藥理刑贊善掌侍從翊贊司直掌彈劾繩糾皆漢唐以来舊制清紀掌伺察司諫掌諫諍過失其設也自我洪武朝始

司經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置司經局設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定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洪武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正字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時制二十四年七月丁未定司經局官品秩俱仍其舊按典置經局自南梁其後隋改司經局唐爲桂坊洗馬之洗言先也遇東駕出則前驅導威儀也掌圖籍經史之事校書掌讎校經籍正字掌刋正文字

與本院互兼職事正字或中書科兼之

制誥

國初百官除授各有誥敕循宋制也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制有曰備顧問於內廷參密命於翰苑又曰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于絲綸麟史仍參于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替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著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又曰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其眷注隆重如此嘗攷翰林之名昉於楊雄所爲賦學士出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唐人始以命官所謂待詔供奉北門學士與學士院亦惟以言語文字爲職未見其爲國家輕重也宋元因之至我朝倚任益重凡議禮制度考文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碩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史之權衡皆所綜焉觀諸誥命詞有足徵矣又按永樂末

仁宗即位大學士楊士奇等進陞少保本院以士奇等所受誥進呈乃親取筆重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　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今常以古人爲法吾
皇上下之交眞若元首股肱相須而成是又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鑒也

御箴

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　親製翰林院箴其文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寵褒眷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處于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大哉綸言表彰萬世守官者所敬遵也今揭于院之後堂朱髹漆字用金塗之

公署

公署者爲聽事而設吳元年建官以本院爲近侍衙門

故公署雖在外而寮屬相聚恒在館閣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内學士而下晚　朝退即居其中扁曰詞林其後兼考唐宋制度　詔改建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興工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　詔賜宴落之今為南京翰林院永樂中行在本院官仍[illegible]内供奉不別立公署正統七年八月有　詔復[illegible]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　鑾駕庫之右而[illegible]岸則為詹事府焉命中官陳姓者督工踰年落成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為史官堂右為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學士楊溥輩為詩記其事然同寮相與每朝畢本院官立東閣前俟大學士至入閣中講讀史官皆序立圜揖而退五經博士而下揖于閣外出復序立于史館前亦圜揖揖畢各書公會乃入館修書待詔諸寮日昃而出公署惟履任齋宿始一至若掌印官查理公移收放俸糧則蒞院視事按唐制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後復建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因曰鑾坡蓋隨乘輿所在而遷取其便耳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後以車駕經幸不復如此但存

空臺而已玉堂云者漢有玉堂殿待詔金馬門近之李肇翰林院志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然未有榜至宋太宗乃御翰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今制雖不盡然私記往往循曰玉堂視草用故事也嘉靖戊子始建
御製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樹于堂之南左則劉文定井井之外爲蓮池右則柯竹岩亭亭之前爲土山

朝房

本院朝房在午門右第六區每候　朝則　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講讀官史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

午門左第十八區每候　朝則詹事少詹事府丞左右春坊官司經局官皆在焉鼓初鳴嚴各詣粽蓬下序坐候鼓終嚴而入其後本院學士候　朝亦在詹事府朝房成化中學士王獻掌院始奏聞復取內侍之署又有外朝房在長安左右門外以待漏云

史館

聖祖初建國爰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濂魏觀為之曰侍左右記言動及正位後劉季道由明經任郭傳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闇鈍蔣子杰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

編修任未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　詔復置
起居注秩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任焉二十四年詹
同循為起居注其後竟廢今本院史官兼之每　朝
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
以為寶訓永樂中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
後寢以廢矣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中藏
列聖實録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
焉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
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録談
記矧　聖神創作之業烜爀萬世胡可繼述乎在
洪武時日曆寶訓常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視篆

本院印信係銅鑄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九疊篆
文其在南京者則加南京二字詹事府亦銅印方二
寸七分厚六分左右春坊司經局銅印制度俱與本
院同　文淵閣別有印其印銀鑄方一寸七分厚六
分其文玉筯篆文也各衙門印皆用於行移中獨
內閣印惟機密文字鈐封進至　御座開折始用之

近世訛傳此印爲司禮監所奪甚或形諸章奏歸咎三揚蓋不考之過云

文移

本院公文凡行六部用呈三品衙門用平關應有行移俱由該部轉行其呈關俱有定式見　大明會典其他常務則用手本如官吏職役銓注給授散官勳階則行吏部俸糧則行戶部領　朝參牙牌行禮部關皂隸柴薪則行兵部俱用本院印若左右二春坊司經局每事或呈行詹事府或徑行不相關白云

序秩

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職事以品秩尊卑爲序若非兼職而品秩同者先書本院官然後及詹事府坊局官如學士則序于春坊大學士及庶子之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則序于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則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則序于贊善司直之上典籍先清紀待詔先司諫録事通事舍人蓋亦然也此爲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而言若平居相與則惟序齒

會坐

公朝凡侍坐　公讌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

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則學士自爲一類講讀史官自爲一類宮坊官僚亦以其類相參天順以前爲然厥後座主門生頗妨起居乃以一科爲一類序坐惟以齒不以官李東陽曰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禀白唯唯而退候事竣輒俛首去不敢漫及他其勢分懸絶固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爲事雖師保耆宿位尊望重亦與後進相賓主闇闇侃侃各中其度喜有慶行有餞倡和聯屬亹亹不厭此詞林盛事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黄佐翰林院侍讀學士廖道南同編

朝儀

洪武中常朝御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凡遇

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

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朝

東宮永樂初令內閣儒臣侍立金臺東

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制正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　御道之東序立本院官則

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御西角門亦如之永樂中午
朝御左順門既陞
御坐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
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
上御門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門而晚朝遂
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
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
於上下之情達於下所以爲泰交則泰不交則否如
近世止於視朝數刻遲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
不得交一言於君上下之間不過章奏批答相關接
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
也
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常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鉞臺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
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未
嘗問一事進一言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由言
也今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
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
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

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爲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盖外朝爲尊中朝爲親也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盖古之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視事盖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殿引見盖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卽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

聖祖時御華盖謹身武英等殿延安奏事則內朝也而今乆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

外朝或可間歇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難決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一日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見辭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閭閻疾苦古今治亂皆畢陳于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

侍宴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凡　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襯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　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東向若　華蓋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至永樂以後　御三殿或便殿行幸悉賜坐惟弘熙宣德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正統

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郊祀慶成大宴群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經局宴官在六部侍郎之次中左門侍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中書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東序坐正統三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列于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士與焉

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

旨命允具公服謝恩擇日諸公署者與同寮相見謂之到任本院自內閣大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筵于後堂用樂大學士列坐于上新任者坐于前之左講讀坐于前之右史官皆傍坐公燕之盛蓋諸衙門所未有又數日同席比前加盛若首甲則狀元也燕錢倍第二第三人謂之聚奎燕其後併在一日同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賓主東西列坐飲數行即徹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大率成禮而已然五品官至博士以下不預惟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奎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入館則內閣大學士

而下皆送至外公署備燕席待之諸士亦回席然不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殿班

國朝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陞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寶司西班則五府等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　詔進書冊立冊封始御　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同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鼓初嚴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候　駕出鴻臚寺奏執事官行禮禮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入奉天殿內北向立後雙炬自中前導　駕至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即趨至　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候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敘嘗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榷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楊士奇所錄曰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今上召問大臣多於文華進講後或御無逸殿及大高玄殿嘗問輔臣李時曰道南欲令同鼎臣教庶吉士何如時對曰宋仁宗欲用蘇軾典制韓琦以爲太早今道南才識俊茂須少養之大用未晚上曰朕御書文閣令道南編纂時曰然他日輔臣薦

余光有才

上曰余光未必如道南卿何以此對後御咸陽宮

聖諭曰禮部覆道南廟議何乃堅執遂唯唯而退

便殿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　御奉諸門有奏事常規退　御便殿有特以事入詣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改華盖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析薪司奏往北京山東棗新八十萬供宮中香炭之用

上召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盖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

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疏上不省今按

聖祖時出入禁御以至臨　朝侍臣無從者有所擬議欲修播告則翰林院官承　旨草制中書舍人當御膳寫諭之副墨尚寶官用　寶即時發行若有愆邪在側或事當糾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先發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云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沉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内直倡和詩曾棨東華門内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棲觀鬱岧嶤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櫃御溝流水玉爲橋草分碧色承啓輅鳥弄歌聲和舜韶當直幾番淸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盖當時

車駕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

而已

宿直

洪武三年剖符封功名命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論事或命假寐至達旦始出成祖出狩崩于榆木川仁宗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定　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日

今上御西苑仁壽宮命內閣大學士入宿延和門內直房

侍遊

聖祖製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故當時儒臣每侍上遊觀禁苑凡亭樓臺閣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學士宋濂嘗侍游後苑觀獲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實盛德也洪武六年正月丙午

上御武樓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善大夫宋濂賜坐左右談嘉祥之應　勅中使人取所儲膏露於宮

中盛以翠髦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舁罍至用
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髦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傾瀉二内侍舉冪承之渣滓已靜重漉以絳
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
也卿等服之去沈疴享遐齡矣寧等飲畢首爵於几
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以侈其榮濂所陳說不爲隱
蔽嘗曰君猶父也天日其可欺邪一日
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濂悉以其實
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
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詢訪舊
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
等七人每令節燕間陪　駕幸東西二苑登萬歲侍
宴廣寒殿泛太液以爲常多爲歌詩以紀之
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即畢
上諭以元興亡之故曰玆山兹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又嘗召遊太液池

上親射鳧獲之命以賚侍臣

英宗復辟始命諸大臣同遊天順三年十月十日内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育其中籍海戶千餘家守視每獵海戶合圍縱騎士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兎而内閣比諸人差厚云四年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翺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内侍三人鼓琴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經事

先朝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矣因頓首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觧民慍幸甚

上起入賜廂鶴頂傳帶舉授五人者皆叩頭謝二十日

上御西苑閱武臣騎射召賢五人侍是日所閱皆侯

伯都督都指揮指揮隷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祖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比中例試畢賜鈔有差總兵暨賢五人各賜鈔十二月閱御監勇士騎射亦如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常觀君臣之際上貴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媟褻流連光景殆非

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上御環碧殿試演馬歌曰朱夏纔入四月中乘閒試馬出深宮惟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澗或崢嶸爰因演步至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遊同遊兮

祖訓昭贊襄贊襄兮須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棄早爲霖兮羨作梅啓心務期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

燕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等飲　親御翰墨賦冬、日詩諸臣皆和焉六年開局禁中修大明日曆十一月十五日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

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善書監生黃泉
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掌以選奉御
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酲猶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
詩贈黃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於是受
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與昶言之以爲
詞垣盛事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
俱于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
天廚奇珍内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釂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觧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濂顔面變赬頓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歌字
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藏
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
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行五拜禮叩頭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學士歌云
宣宗尤喜爲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
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
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
上賜時勉酒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

陛下同飲不敢同器
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
上出御製詩俾賡之宣德六年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襄之功賜宴盡歡
而罷明日士奇榮各奉和以獻又嘗召大學士黃淮
燕飲萬歲山淮獻詩他日
陛辭復燕飲于太液池
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卷阿
遊歌不聞久矣至我
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
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適出于古
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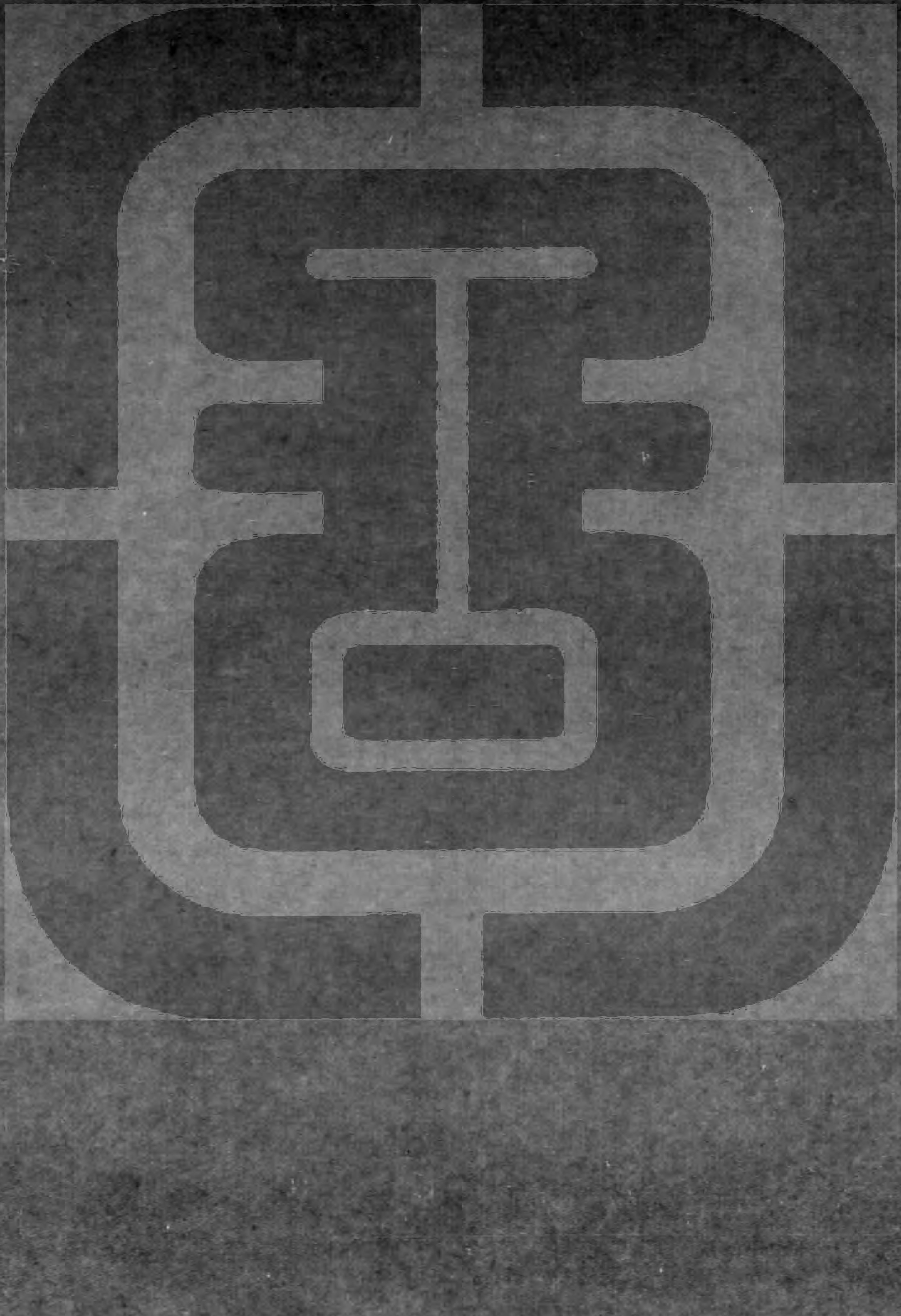
召對

祖宗以來凡燕間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常召見
英宗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奉召之問對一
二語遽出景泰中大臣專擅
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　親決章奏日與學士李賢
議之凡便殿入奏舊規每　朝退獨進不侍呼召徑
詣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呂原恒不得與焉

上嘗謂景泰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謝恩不知所以
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
明君嘗與大臣相接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天下何患不治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又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
承乏內閣時
孝廟臨朝淵默自朝參復 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
天顏凡有擬奏陳說咨問之類每用本票揭帖大則
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不能盡弘治十年三月二
十二日朝食前忽遣太監韋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
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
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抵御榻司禮監取本者環跪於案
側
上曰看文書諸中官取本付臣溥等人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討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又分置
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臣東陽臣遷批辭以次陳
奏得旨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
應手疾書 宸翰清逸畧無凝滯

上揮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
耳乃皆叩頭退
上顧左右曰啜茶出文華殿尚膳監捧茶以俟
蓋時出急　召未有宿辦也自是平臺煖閣稍稍召
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若欲復
祖宗之舊者及
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者文多或移晷或連日
藹然若家人父子
上既明習國事天語嚴密議論屢出或累數十句臣
下雖承懽造膝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覺其
辭而退退而紬繹所受亦不能悉記
召慰
編修楊士奇始入內閣每數對穆見
天威猶有懼色
成祖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覲擢于此爾但盡心
勿自疑畏
英廟既復位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
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
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星見言官劾內閣大臣商輅
等輅遂求退

憲宗謂曰朕用卿不可欲加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
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謫輅奏言
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召用
今因論臣而交責之如公論何
上以爲然乃釋言官不問召輅至
御座前慰諭之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